

对外交际话语中的隐喻分析

许文菲 陈玉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40)

摘要: 隐喻是汉语对外交际话语的突出特点之一。通过对于对外交际经典话语中的汉语隐喻进行分析, 本研究发现汉语在对外交际隐喻的源域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表征, 主要可划分为人类本体隐喻、自然意象隐喻和生命意识类隐喻。而这一表征的呈现与汉语传统文化中的俱身思维、天人合一及崇尚生命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真正理解了汉语在对外交际中的隐喻和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 才能准确把握其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 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 汉语隐喻; 源域; 体系化表征; 人类本体; 自然意象; 生命意识

起初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隐喻是语言的一种修辞手段, 针对隐喻的研究逐步得以延伸与拓展, 其中也涵盖了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在内的各大学科领域。其次认知学家莱考夫(Lakoff, G)和约翰逊(Johnson, M)提出了概念隐喻, 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 也是人类借助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隐匿于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结构映射, 是人类借助对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认知来诠释或者解读另一领域的认知的一种策略, 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对外交际方面的反应和社会都具有不可拆分的向心性(1980: 135-138)。因此, 隐喻广泛应用于科学、文化、社会、技术、经济等各个领域, 使复杂的对外交际问题简单化, 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 从而使得在表达层面锦上添花。

随着中国迈向世界的步伐加快, 当代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的宏观语境赋予了中国对外交际话语新的语言特色和时代气息。大量富含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格的隐喻辅助构建了独具一格的中国对外交际话语体系, 以贴近生活、注重实践、具体形象的语言方式, 向公众传达了抽象的理念。而这些富含中国特色的汉语, 在对外交际隐喻中拥有怎样的体系化特征是值得关注的话题。鉴于对外交际经典话语为新时代背景下汉语对外交际语篇的典例, 对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一带一路”的建设理念有着重要的引导意义, 本研究以对外交际经典话语为主要研究文本, 探讨汉语特色对外交际隐喻的体系化特征, 以期对未来针对汉语对外交际话语中隐喻的理解和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汉语对外交际隐喻研究回顾

近年来, 汉语对外交际语篇中的隐喻研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可划分为三类: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 展开的隐喻意义生成过程的研究; 从语用学角度, 进行的隐喻协商功能的研究;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 展开的隐喻建构功能的研究。而研究语料主要来自对外交际经典话语, 如对外演讲(文秋芳, 2017), 工作报告和重要中文报刊社论(王晶芝, 2012; 范振强、郭雅欣, 2018)等。这些研究大多按照莱考夫(Lakoff, G)概念隐喻的分类标准, 对于对外交际语篇出现的隐喻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并对隐喻的认知机制和元功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譬如, 张清敏认为我国在对外交际中运用的隐喻数量繁多且多样化, 类

型多达20多种, 总计使用次数达180次, 其中“走狗”和“纸老虎”这两个隐喻使用的数量最多。李大任指出在对外讲话中使用的主要隐喻类型包括建筑隐喻、旅游隐喻、人体隐喻、战争隐喻、水流隐喻以及植物隐喻。钱毓芳和殷志平指出隐喻性是我国新时代对外交际话语的创新性特征。曹灵美和王宏认为对外话语中的特色隐喻通俗易懂, 这不仅起到了将抽象对外交际概念形象化和具体化的作用, 还促进了读者的认知。黄敏则探讨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隐喻的特征和建构模式, 指出隐喻的运用与社会变迁相吻合。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用于对外交际话语中隐喻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 而且具有时效性, 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隐喻的认知特征和语用功能。但是也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 譬如目前的研究大多是诠释国外理论, 研究过于细化, 未能归纳出不同类别隐喻之间的内在关联, 未能促成一个富有逻辑性的研究体系。我们认为按照莱考夫(Lakoff, G)概念隐喻的基本内涵, 隐喻的分类可以被无止境地扩大, 从而可以出现无穷无尽的隐喻类别。这种方法貌似没有一个集中点, 不利于开展深度研究。事实上, 仅从语用学角度而言, 仍有许多实质问题尚鲜有人问津, 比如: 隐喻的分类、隐喻英译在国际话语语境中产生的语用效果等。由此可见, 关于对外交际隐喻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 根据日益变化的语用特点开辟更加广阔的视野。有鉴于此, 本文将抛砖引玉, 探讨典型汉语对外交际话语中隐喻体系的特征。

二、汉语对外交际隐喻思维的民族性溯源

隐喻思维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正是在这一思维方式的参与下, 人们创造出一种“其言非其意”式的隐喻性话语(文旭、华鸿雁, 2018)。束定芳与汤本庆(2002)认为每种文化中都有的一些关键词是属于隐喻性话语, 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发现隐藏在话语下面的文化的整个概念系统。隐喻思维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 一个民族的隐喻思维习惯与它的语言表征形式紧密联系, 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丁毅伟, 2018)。从古至今, 汉语的隐喻思维无一处不体现着其民族文化特色与价值观念。此外, 汉语隐喻思维衍生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先秦时代伊始, 大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形成了各自的隐喻观, 这为当代隐喻的使用奠定了语言哲学根基, 譬如先秦时期孔子学派的“能近取譬”, 孟子学派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五十步

笑百步”，庄子学派的“害群之马”“庖丁解牛”，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比”与“兴”理论，南宋陈搏的“无喻不成文”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文化，而这种文化的衍生与其存在的社会语境鸥水相依。封建社会的专制迫使古人采用隐喻来隐晦地表达其主张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汉语在对外交际话语中的隐喻无不与国家发展的阶段和特点息息相关。想要正确理解其话语中表达的实际意义，我们不仅要结合其发生的时代背景，把握其时代特性，还要理解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理念，挖掘其体现的民族文化共性。

三、汉语对外交际隐喻源域的体系化表征

尽管如前人研究所示，隐喻表达可能源于各个方面的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隐喻源域的事物是随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语境特征等各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不同语言中隐喻源域选择的不同，由此呈现出该语言特有的隐喻风格。对典型的汉语对外交际话语中出现的隐喻进行研究分析，发现这些隐喻从源域的性质和属性出发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与人类本体相关的隐喻；与自然意象相关的隐喻；与生命意识相关的隐喻。

（一）人类本体隐喻

身体是人类最早熟悉的客观实在，也是隐喻最杰出的来源域。人们通常将熟悉的身体结构和经历作为认知的出发点，将对身体的认知隐射到相关联的其他抽象事物上，逐渐形成与人类自身相关的隐喻思维体系。譬如用“头”来表达顶或开始；用“腰”“背”“脊”“脚”等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针和土豆可以有“眼”，杯和壶可以有“口”，有“嘴”；树的“身”，玉米穗的“须”，鞋的“舌”，瓶的“颈”，桌椅的“腿”，果实的“皮”和“肉”，等等（耿占春，1994：151）。就对外交际的领域而言，在语篇中运用人类本体隐喻是非常普遍的，从身体角度出发对抽象的对外交际现象进行阐释，使听众便于体会和理解。这也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交际思想的显著特色，主张身在同一，而非西方哲学的思在同一。汉语对外交际话语中不乏以血肉、骨骼、器官等人体生理结构，思想、语言等抽象特征，以及人体的生理功能和行为等为源域的隐喻实例，在国内和国际交际场合中发挥着其语用认知功能。

1. 信念坚定，……挺起的精神脊梁。

“脊梁”是人的重要部位，与人的情感、精神的体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坦然、振奋、勇敢时常挺直脊梁，而胆怯、迷茫、情绪低落时则常弓腰塌背。因此，“挺起精神脊梁”承载“感受意”（范振强，2015），能让受众感同身受地体验到我们不畏艰难、临危不惧的风骨。

2. 中国和东盟国家唇齿相依，……和平稳定的责任。

嘴唇和牙齿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部分，且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被用以比喻互相接近而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两方。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被比喻成嘴唇和牙齿关系，生动形象，易在受众之间产生共鸣，且体现了讲话者对这段关系的重视。

3. 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原则，……刮骨疗毒。清除……肌体的病毒。

4. 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

脊梁、唇齿、骨骼、肌体、气血等身体隐喻的使用能在受众群体中产生共情效应，使受众感同身受，有效提升话语效果。而且鉴于人类身体感知的普遍性，无论是国内受众还是国外受众，在阅读此类人体隐喻的文本时，要领略其后的隐含意义并不是难事。但是为了减少文化语境背景的缺乏而对文本理解所造成的阻碍，更倾向于结合具体的情景语境采取意译而非直译。如将“唇齿相依”译为“intimate friends”，“敢于刮骨疗毒”译为“be braced for the pain”，“气滞血瘀”则为“stagnation”。

此外，与人类身体经验和行为相关的具体表述也能被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中，形成隐喻，譬如“削足适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开双臂”“伤筋动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心心相印”等。而正是由于与人体有大致相同的构造，建筑、工具、机器、旅途隐喻等也被广泛用于相关领域，辅助表述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譬如，例（5）、例（6）和例（7）中“停下脚步”“歇歇脚”“大踏步走”“往上攀”“走下去”“登顶”和“到达”喻示事物的发展就是旅途中的不同位置或运动的不同时刻。

5. 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歇歇脚的想法。

6. 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迸发出来，推动……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

7. 我们……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歇歇脚”指人暂时休息，将人休息的状态映射到相关组织的管理和发展上，辅助了表述者的观点和态度。它们之间关联为“人走路走累了停下来休息”与“组织的发展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有所松懈”，喻指全面从严是一项紧抓不放的任务，我们不可有任何消极怠慢思想，须矢志复兴接续奋斗。诸如此类的表达还有“领跑”，“开快车”，“定向把舵”，“扬帆起航”“架桥铺路”，“夯基垒台”，“发动机”，“主引擎”等。

（二）自然意象隐喻

在《隐喻》一书中，耿占春说，隐喻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或人与自然的视同对等，在语言与文化的衍变中隐喻永远不变地驾驭着这个基本的真理：人与自然的统一。汉语传统文化流传至今，天人合一的观念一直普遍存在。天即自然，人即人类。儒家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与互动。自然意象隐喻即是对具体的自然类源域进行抽象思维的主要途径，包括天气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山水隐喻等。

1. 历史上，我们和东盟国家人民……并肩战斗、风雨同舟。

2. 当前，世界……风云变幻。

3. 我们愿意同东盟一道，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

4.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5. 保持我国 - 东盟友谊之树长青, 必须夯实双方关系的社会土壤。

6. 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风雨”, “风云变幻”, “阴霾”和“春寒”可呈现世界形势的复杂和多变, 如同气候的变化无常; 腾飞的“翅膀”则将亚洲喻为鸟儿, 一带一路喻为鸟儿的翅膀, 只有拥有了翅膀, 鸟儿才能腾飞, 亚洲国家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被视为大树, 需要精心照料才能枝繁叶茂。植根生长离不开土地, 只有汲取土地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 说明我国的制度必须符合国情和社会情况, 才能更好地发展。事实上, “牛鼻子”, “老虎”, “领头羊”, “麻雀”这样的动物隐喻在汉语文本中十分常见, 呈现着不同的内涵和感情色彩。

7. 抓住了创新, 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放牛人通常都会给牛的鼻子打上鼻圈, 也称鼻环, 因为有了鼻环牛才会听从人的指引。此处把创新喻为“牛鼻子”, 强调了在发展社会经济中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创新的牵头性作用。笔者曾对第二卷中“牛鼻子”的运用进行过统计, 发现该词在第二卷中共出现6次, 被用于提及重要的、关键的事物, 译为“the key”或者“the critical point”, 而这与“牛”在汉语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紧密相关。

(三) 生命意识隐喻

生命自人类开始思想以来就是永恒的话题。“生”的本义为草木从土里生长出来, 可引申为生育、生产、出产、发生、产生, 亦可引申指生存、存活、生命、生存的期限或生存的状态(许慎, 2015)。因此, 我们将生命理解为生命、生活及相关的类似概念。汉语对外话语中不乏生命意识类隐喻, 植物的生长过程、人的生死、与生活 and 人生相关的属性等, 被映射到相关领域, 以实现抽象概念的实体化。

(1) 早春三月, 意味着一个新的万物复苏季节的到来, 意味着一个新的播种的时刻的到来。

(2)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要抓住关键的标志性工程, 力争尽早开花结果。

(3) 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 稍不注意就可能蒙上尘埃, 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

(4) 人类曾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数次飞跃, 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大发展, 同时也伴生着蜕变的阵痛。

(5) 对待不同文明, 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 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6) 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

(7) 我们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8) 建设落地之处呈现出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面貌, 结出累累硕果。

例(1)例(2)和例(3)中植物的播种、萌芽、开花结果、枯萎的过程用于映射抽象事物发生发展的阶段; 例(4)中“蜕变

的阵痛”喻指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 而例(5)中的“鲜活”、例(6)中的“活起来”和“火起来”、例(7)中的“如火如荼”将生命所拥有的各种特性映射在非人类和无生命的事物上, 用以表述事物呈现的状态或事物发展的过程, 体现出蓬勃的生命气息; 例(8)中的“结硕果”喻指在过去的四年, 中方与阿拉伯的双边合作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并有了强烈的反响, 并表明中国友好和共赢精神。

四、结语

隐喻思维在汉语相关领域中源远流长。无论古今, 在这方面隐喻的运用与理解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其源域呈现的模式与汉语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这些对外交际经典话语作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汉语文本, 存在大量新颖、奇特的隐喻表达。能否对这些隐喻做出准确有效的理解往往成为读者对相关文本正确阐释的关键。通过对汉语隐喻现象文化背景的追溯, 以及对上述文本中隐喻的分析, 本研究认为汉语隐喻的始源域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表征, 人类本体、自然意象和生命意识是汉语隐喻始源域的主要来源。人体器官、人体行为以及与人体结构相似的建筑、旅途、机器, 气候、动植物、山水等自然意象以及与生命力、生命意识相关的表达等都可能成为汉语隐喻的来源。而这一表征的呈现起源于汉语传统文化中的俱身思维、天人合一及崇尚生命的观念。准确把握汉语隐喻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 有利于对汉语隐喻的理解和跨文化翻译, 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2] Graber, 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cope, Progress, Promise* [C] // Finifter A. W.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Vol.2)*. Washingt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305-332.
- [3] 丁毅伟. 隐喻思维与语言表征的民族性 [J]. 学术交流, 2018 (12): 154-158.
- [4] 范振强. 关联理论视域下隐喻的感受意——兼论心智哲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9): 8-13.
- [5] 文旭, 华鸿雁. 具身认知视域下汉语隐喻性话语的工作模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 (11): 7-12+6.
- [6] 耿占春. 隐喻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4.
- [7] 束定芳, 汤本庆. 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 [J]. 外语研究, 2002 (4): 1-6.
- [8] 王晶芝. 元旦社论中的概念隐喻历时研究 [C].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 [9] 许慎. 说文解字 [M].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5.
- [10] 文秋芳. 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评析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 [J]. 外语学刊, 2017 (5): 1-6.

备注: 此论文受2020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S202012620023)。